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7年11月4日 星期六
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wanxiang@163.com

普洱一瞥

□彭 程

云南普洱的茶田

清晨在鸟鸣声中醒来，意识到已经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地方：普洱。因为幽静，宾馆院子里清洁工扫帚扫地的沙沙声，院外街道上行人的招呼声，洒水车经过时的铃声，都显得柔和而清晰。如果声音也有形状，它们该是各自独立的，有着可以看得见的边界，不像我生活的大都市，每天一睁眼，各种嘈杂声音交织成一个混沌莫辨的巨型团块，扑面而来。

一种久违了的清新润泽，也不由得惹得鼻翼歙动。不用说，那一缕淡淡的香气，应该是来自植物。拉开窗帘，果然，窗外伸手可及的地方，是一棵挺拔的棕榈树，旁边还有一株绽放着艳丽的紫红色花朵的藤萝，枝干虬曲，被熹微的晨光照亮。

一同被照亮的，还有我的记忆。

整整30年前，我到过这里。那时它有着另一个名字：思茅。

那时刚参加工作不久，到向往已久的西双版纳出差。与同事一行三人，从北京坐了三天两夜火车到昆明，然后要到思茅，当时必经的中转之地。当年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长途汽车，要翻越横断山脉，行程整整3天。山高坡陡，弯路奇多，让担心晕车的我们望而生畏，便决定放弃，在昆明停留整整一周，等待一张昆明飞思茅的机票。记得那时云南航空公司只有一架老式的安—24客机，座位也只有40多个，因此要提前很多天订票。近一个小时飞行后，飞机在一个简陋的机场着陆。经过一番辗转打听，找到当时唯一一家对外营业的政府招待所，住了一夜。当时的思茅是个县城，记忆中却像内地一个落后的小镇，茂盛的亚热带植物杂乱地生长着，掩映着街道两旁茅草屋顶的竹楼与砖瓦房屋，楼房不多，最高也只有三四层。坑洼不平的街道上，有成群的耕牛在悠然漫步。

没有想到，此次重返故地，映入眼帘的第一幅画面，就彻底颠覆了在脑海中存留已久的印象。

是昨天傍晚，自昆明飞来的航班正在向思茅机场缓缓降落。我从波音737的舷窗里，俯瞰这一片睽违了30年的土地。渐次变得浓重的暮色，并没有能够遮掩住这座城市整体的轮廓。随着飞机下降，那林立的楼房，纵横的街道，公园，体育场，都被越来越明亮的灯光映照得清晰生动，不断变换着角度姿态，仿佛要迎面扑来。那样一种气派，分明是一座现代化的中等城市，完全无法与我记忆中那个破旧单调的小县城联系起来。

如果说昨晚从天空感知了它的躯体，那么此刻，在白昼明亮的天光下，我便是在近距离地触摸它的肌肤。早餐之后、会议开始前的短暂时间，我走出宾馆，踅向门口的那条街道。街不算宽，但整齐清洁。饭馆、茶铺、水果店、旅行社、家具店、美容店……一应俱全，鳞次栉比。是个周末，买菜的，散步的，吃早点的，很多人的神情中都有一种散淡、悠然的气息。

抬头时，从街道两旁平行排列的两行高大棕榈树之间的缝隙里，望到了蔚蓝的天空。蓝得澄澈，透明，与千姿百态、轻柔舒卷的大朵白云相映衬，分明是在提醒外来的客人，他此刻置身的地方，有着一个充满诗意的美丽别称：彩云之南。这倒完全是记忆中的当年的天色。30年前第一次看到它时，就是现在的模样。

只是，除了这些之外，尽管睁大双眼，却再也无法觅到记忆中一缕其他的痕迹。

会议结束，用过午饭，便是紧凑密集的参观。热心的主人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看到更多的东西。他们热情而谦逊，但语调中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自豪，显见源自对故乡土地的爱。半天的时间内，下车，上车，行走，观看，尽皆是行色匆匆。这样的节奏，注定了不可能细致地欣赏，而适宜剪取一帧帧印象派风格的画面。

晚上回到住处，品尝着清香味浓郁的普洱生茶，梳理着半日的行程时，脑海中浮现的，是这样的一幕幕场景——

一段精心收藏的历史。在普洱市博物馆，5个展厅，上万件藏品，无声地诉说着当地十几个世居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俗、文化，诉说着普洱茶与茶马古道的起源与发展；

一缕馥郁浓重的醇香。普洱盛产高品质的小粒咖啡，出口到多个国家。在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现代化的大厅里，一杯杯咖啡送到我们的手上，香气飘荡，宽阔的电子大屏幕上跳动着最新的交易行情；

一派汪洋恣肆的绿色。茂密幽深的太阳河国家森林公园，古树峥嵘，青藤缠绕，大自然以野性的姿态热烈地袒露着自身，到处都是生命力的喷涌和呐喊；

一座苍郁丰饶的茶山。营盘山普洱茶博览园里的万亩茶园，分布在舒缓圆润的山坡上，一望无际，温润而沉静，时常可见到上百年树龄的老茶树，最为感性地阐释着普洱“世界茶园”美誉的由来……

每一项都有看头，有味道，但又觉得不过瘾。让我诚实地说出原因吧，依然是那两个字：一瞥。

仅仅一瞥显然不够，除非它有后续，有跟进。胃口给吊起来了，接下来大快朵颐才合适。如果这样的一瞥，只是一部精彩长篇小说的楔子，动人心魄的故事情节将在后面的阅读中渐次展开，那就不遗憾了。这些参观项目，显然是包含或者通向这样的一些主题：绿色发展，特色经济，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国际合作……每一个题目都是一篇大文章，都有着巨大的体量，厚重的蕴涵。

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家报纸副刊同行来说，事实正是如此。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兵分两路，深入到普洱市辖属的几个县里：西盟、澜沧、孟连、墨江、景谷、宁洱……这些遥远而神秘的地名，将向远方客人敞开真实的怀抱。那里有最浓郁的泥土气息，最鲜活的民族风情，最质朴的百姓生活。今天的匆促一瞥，会演化成为持久专注的凝视。那里的高山和深壑，古镇和乡村，梯田和茶园，将随着他们脚步的迈动，充分展示自身的价值和美，历史的图景和未来的画卷。明早就要离开这里，无法给这一幅匆促中形成的印象派写意画，补充进更为精致细腻的笔划。但我却也并没有感到明显的失落。

18世纪的英国著名诗人威廉·布洛克，写下过广为传诵的名句：“一粒沙中看世界。”那么，我的半日行程，尽管对这个地方的整体来说，只到达了一个个局部，但却是能够反映整体属性的局部。更何况，有着30年前的记忆作为铺垫，就在上述的空间维度之外，添加了时间的维度，为今昔的对比，提供了鲜明的色差，产生了强烈的张力，添加了一种评判衡量的尺度。

只要目光客观理性，就不会质疑这一把尺子衡量出的结果。

普洱的旧貌换新颜，尤其是近年来的巨变，折射出的是整个国家的面貌。它虽然地处僻远的边疆，却是巨人躯体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和许多通衢大邑、经济发达地区共有一个心脏，一套神经。国家实力的增强，有力地支持和带动了像普洱这样曾经贫穷落后的地区的发展，而这里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骄人成绩，和更为令人鼓舞的明天，也一定会为共和国的荣耀，增添色彩绚丽的一笔。

当然，也还是期待着，将来的某一天，能够有一次从容的凝眸。在彩云之下，在绿树旁侧，在漾溢的茶香里，在飘荡的歌声中，我要把它的美好，细细端详。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社）

乡关是合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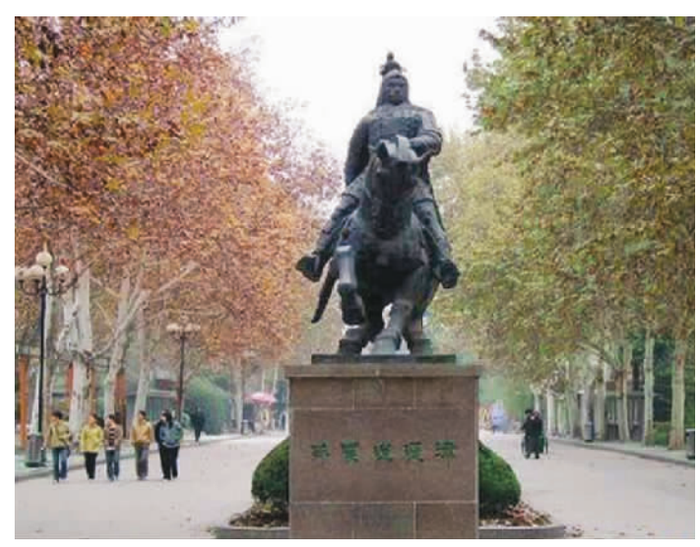
□俞 胜

写下标题这5个字时，我在心里自然地吟起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句来。崔颢的家乡在汴梁，宦游在他乡，日暮时分，面对滔滔的江水，本有很浓乡愁情结的唐朝诗人，想那倦鸟都已纷纷归林，而他却飘零在外，不由发出“乡关何处”的喟叹。关山万重，不是不知道乡关在哪里，是知道在哪里却也回不去。其实，现在从武汉到开封，乘坐高铁，最快的一趟不过2小时25分钟。可是，唐朝时的崔颢来到黄鹤楼边，故乡汴梁却有千里之遥。“不是不归归不得，梦里乡关复春秋。”

托现代交通的便利，我每年都能回到故乡两三次。常常能够回到故乡的人，自然不会有唐朝诗人身上那份浓浓的乡愁。看，我明明生在安徽桐城、长在安徽桐城，现在却说“乡关是合肥”。这便是我乡愁淡薄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合肥与桐城，是两个地理坐标，前者是省会城市，后者归安庆市管辖，表面看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内里有许多交织。从历史上看，民国三年（1914年），安徽全省分为三道，合肥县与我的家乡桐城县同属安庆道。现在，我的家乡桐城市又包括进合肥经济圈的范围内。我说的“乡关是合肥”，只不过是把乡关的地理位置再放大。

自从10年前，母亲开始生活在合肥，这10年来，我“回乡”便成了回合肥，有时也从合肥回桐城，但那多是在春节前后回乡祭祖以及走访亲友，而且一般在桐城只待一两天，春节假期多数时间待在合肥。因为，母亲在哪里，故乡就在哪里！



合肥逍遥津公园的张辽铜像

10年来，我目睹着合肥的变化。首先是它交通的便捷，从北京南到合肥南，最快的一趟车只要3小时55分钟；从合肥南到南京南只要58分钟；从合肥南到杭州东只要2小时18分钟。想想唐朝的诗人，譬如崔颢，假如他能享受到这样高速的交通，他还能吟出那首冠绝古今的《黄鹤楼》吗？其次，合肥像一位美丽的安徽女子，从前的她与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城市比，就像一个小家碧玉，一个清纯却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姑，她打量世界的眼睛都是羞怯怯的。那时候的合肥市很小，城市建设也很寒酸，可不就是一个小家碧玉？但这10年，她越来越擅长捯饬自己，直把自己捯饬成一个大家闺秀的模样，温柔中有坚强，妩媚中有硬朗，关键是她大气，把一座大湖——巢湖——中国第五大淡水湖都纳入了怀抱，当成她的梳妆镜，如今明眸皓齿的合肥，让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城市，见了她，都露出几分羞怯怯的感觉呢。

10年来，我无数次地在合肥的街头行走，走遍了合肥的大街小巷，尝遍了合肥的风味美食。外地的朋友要去合肥，我会如数家珍地向他们介绍合肥的历史、景点、著名人物……我会告诉他们，合肥历史悠久，是“三国故地”，《三国演义》中“张辽威震逍遥津”一战就发生在合肥，合肥是魏、吴交锋的前沿阵地。现在合肥市逍遥津公园里有张辽横刀跃马的青铜塑像，铜像是2003年重铸的，战马奋蹄，张辽虎目圆睁。不过，有细心的游客指出，塑像中张辽脚踏马镫，而马镫，三国时期还没出现呢。塑像虽然“穿越”了历史，但故事却是真实的，你如果对三国历史感兴趣，不妨前去凭吊一番。

还有三国古迹“斛兵塘”。当年，曹操率军攻吴，屯兵合肥，安营扎寨时，人马浩荡，难以计数，为清点人马便挖出了这口旱塘，作为计量将士的场所，“斛兵塘”由此得名，据说这一化零为整的思维方法直接导致“曹冲称象”典故的产生。“斛兵塘”面积约6.7公顷，坐落在合肥工业大学的校园里。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尊一声驸马爷细听端的。”哇，这说的不是那黑面老包，包拯包青天大人吗？开封府在河南，包拯是河南人，和你说的合肥有关系？有！前面说了合肥是“三国故里”，合肥还是“包拯故乡”。包拯在开封府做过官，可他生在合肥，死后也葬在合肥，其他地方的包公墓顶多算衣冠冢！《孝肃包公墓志铭》上记载得明明白白：“即以嘉祐癸卯八月癸酉日，葬公于合肥县公城里。”你去合肥，包公墓和包公祠应该去看一看。

“李鸿章，合肥人。办洋务，真出名。”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故居“李府”，坐落在市中心的一条商业步行街上。合肥还是周瑜的故里，“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合肥还是“三次再造共和，六次执掌北洋政府”的段祺瑞的故里。你若是对名人的遗踪感兴趣，我推荐你不妨到近郊的三河古镇去看看。现在的古镇遍布天下，但三河古镇的风格与他处不同，与它相比，江南的古镇少了安静内敛；北方的古镇少了妩媚婉约。最主要的是古镇的确有厚重的历史，且不提太平天国的“英王”“忠王”，单讲董寅初、杨振宁、孙立人，当年的他们都曾在这座古镇上行走。

每次回合肥，要与合肥的三五好友小聚。10年前，他们羡慕我这样生活在京城的人；10年后的今天，他们越来越同情我这样生活在京城的人。他们不无自豪地告诉我，“合肥是全国首座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城市。”“合肥已被确定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啦！”“国家设立综合性科学中心，三大中心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合肥。”我听了他们的介绍，忘了自己生活在北京，竟然不争气地和他们一样兴奋起来。

我的母亲来北京短暂地生活过，热爱烹饪的她认为，北京的蔬菜品种不如合肥的多，也不如合肥的新鲜，生活在北京的确不如生活在合肥好。

我听了她的话，竟起了“京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之思了。

九色甘南（外二首）

□北 乔

甘南，色彩的音符跳动目光
住在时光之上的高原
风翻动草地的记忆
天空之下依然是天空

远方的风还在远方
彩绘的少女睡在河流的臂膀里
格桑花跑遍山坡山谷
寻找爱情

朝霞里，夕阳下
牧羊人身后跟着牧羊犬
远处的朝圣者
金色的火焰，青稞燃烧起秋天

冬天，辽阔如海
炊烟与云朵为伴
落满大地，回到人间
夜晚的黑走在白天

美好，如此安然
九色甘南躺在甘南的九色里
石头和羊群
目送马背上的阳光

父老乡亲

父母去了远方的远方
我的世界从此不再有目光
大海，天地的酒杯
我纵身潜入
人世间的酒如此咸

我的故乡在海角，在天涯
西部高原的小山村，我的陌生
父老乡亲，我想起村口的老槐树
风沙一如细雨绵绵

山风，流成了门前的那条河
水边的芦苇爬上山坡
你们的眼神
老屋上空盘旋的燕子
麦粒从祖父母梦中走来

如火的阳光下
梅雨飘忽在我心里
我多想没来过
我真的不愿离开

农家乐

我想我是坐着小船来的
撑船人披着蓑衣
一张渔网
正在捕捞浓雾的朦胧
无数的鱼儿快乐地
吞食我的记忆

没有鸡鸣狗吠
没有麦香的诱惑
没有村头的那位姑娘
可这里满足了我所有的想象

我是一位食客
可此时
我只想静静地坐着
面向东南

我不认为这是童话
我不认为这是世外桃源
不然
内心的那个我会无尽悲伤

这不是庭院
这是村庄的微缩
与这里的乡亲相比
我是那个住在树梢上的人

甘南草原 （本版图片均来自百度）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6500310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